

〈偽裝戀人〉

*13k+

*開頭靈感來自嘆浪:@一里

*先婚後愛，一點百夜x莉莉安，一點克琉

*ooc注意，別帶腦觀賞

(一)

台前的閃光燈從未停歇，一閃一閃的光打在講桌中心那個位置。今天是國際知名魔術師——淺霧幻的魔術秀宣傳會，他笑彎著眼，微微擺動雙掌與台下的記者互動，比起平常在台上的神秘高雅，此刻的他更顯得平易近人。

宣傳結束的開放問答時間，女人好聽的聲音從台下響起，「淺霧先生，」金髮碧眼的記者看著眼前的大明星，水藍色的眼睛難掩八卦意味，「您不只發表即將定居美國，還突然發出了閃婚宣言，真是嚇壞我們了呢！」

「這是對魔術師最大的讚美呢。」留著一頭獨具個人特色髮型的大明星從容自在，淺霧幻將嘴角彎至一個完美的弧度，面露得意，「出其不意，不正符合嗎？」

另一名記者也隨著拋出問題，「結婚對象居然是知名的科學家石神博士，能向我們說說您對他的第一印象嗎？」

「博士？小千空嗎？」原先游刃有餘的表情變得溫暖，右手指尖輕捏著自己的下頷，眼神像浸了蜜，「我第一眼見到他，就被他認真埋首研究的樣子吸引了喔！」他說，那樣的神情無論由誰看來都像是在炫耀自己的伴侶。

「研究？吸引？」石神千空背對著電視，手裡捧著的是吃飯的碗筷，「挺會掰的嘛。」

正出現在電視裡的淺霧幻此刻坐在他的正對面，單手撐著頭予以微笑，「欸？我的榮幸。」

石神千空低頭扒飯，低笑了聲，「實至名歸啊，輕浮的蝙蝠男。」

這話說的不褒不貶，他說的是事實，淺霧幻也沒往心裡去，「不喜歡也來不及嘍？小千空要對人家負責。」他說，藍紫色的眼睛水汪汪的看著對方。

「別擺出這種臉，超噁心的……」話還沒說完，手機預設的來電鈴聲響起，來源則是石神千空放在口袋裡的手機，「這裡是石神。什麼？爆炸了？我現在就過去。」

「不好好吃飯的話，長期下來身體會壞掉的。」意識到石神千空即將離去，淺霧幻看著他碗裡剩餘過多的飯，深深地嘆了口氣，「有空到便利商店買個東西吃吧，餐具我幫你收，路上小心。」

「謝了。」說完，石神千空起身，抓了玄關上的車鑰匙便頭也不回的離開了。屋子裡只剩淺霧幻一個人，彷彿剛才的同桌吃飯只是他的幻想。淺霧幻不以為意的繼續用餐，多個人、少個人對他而言都沒什麼大不了。

用完自己的餐點，淺霧幻起身將對面的餐具一併收拾放進水槽，流水嘩啦啦的流，手上則俐落的清洗碗筷。有了十多年的獨居經驗，他不是那種十指不沾陽春水的人。獨自一人在廚房裡哼著不成曲的小調時，他的思緒漸飄漸遠，恍惚間想起了幾天前第一次見到石神千空的情形。

沒錯，幾天前。

事實上，今天是他們婚後第一次見面，認識後第三次碰面。

他們的初次相遇，是發生在酒吧裡的。

那是個劇組殺青的日子，身為客串演員的淺霧幻受到邀約，跟著劇組來到酒吧狂歡慶祝——即使他不喜歡這種地方，但長年身處演藝圈的他知道如何應對，於是他端著完美的微笑，參與了某個上位者發起的「真心話大冒險」活動。

這種活動要嘛問題刁鑽，要嘛純粹灌酒，表面歡樂的氛圍都是假象，底下暗潮洶湧，越是資淺越是容易受欺負。這樣的場合他看多了，畢竟自己也是從基層開始努力的——話是這麼說，但真的輪到他回答時，他還是藉故前往洗手間拖延著，然後看到了戲劇性的一幕。

以「科學就是一切」聞名的科學家——石神千空昏坐在洗手間門口，看起來喝了不少，一旁的女子對著角落點頭然後靠近，順著對方的視線看去，不難發現那裡同時還有個全身都是攝影配備的——應該是狗仔——從角落偷拍著。

是仙人跳啊，淺霧幻心想。

當你有了一點名氣，就會有人隨時想揪你的把柄——即便你不是多知名的公眾人物。據他對石神千空這個人的了解，他從事科學研究，也時常以自己的研究紀錄檢舉不肖廠商，檢舉他們生產、製造對人體健康有害的物質，如果是被他得罪過的公司找他報仇也不是什麼讓人意外的事。淺霧幻是挺欣賞這個人的，除了他過於直接不懂談判的部分。

該不該幫他呢？要用什麼身分幫呢？藍紫色的眼瞳在眼眶轉了一圈，一個絕妙的鬼點子油然而生。

「親愛的，你在這裡啊。」他大搖大擺的走過去，蹲下來撥開他臉上的蔥綠長髮，看起來就像對待情人那樣細心溫柔，「原來在這裡睡著了，害我找你找那麼久。」語氣帶著幾分撒嬌與怨懟，無疑就是愛侶之間的小打小鬧。

「我說角落那位再拍的話，我會請經紀公司提告侵害肖像權喔？」淺霧幻說，眼睛雖然沒有明確的盯著對方，語氣卻冷酷的令人難以想像，難以想像他是那個親和力十足的魔術師先生。他扛著這位醉倒的科學家離開廁所，找了整個酒吧卻沒有遇見他的同行友人。

是多難相處才一個人來喝酒？還是他在喝悶酒？苦思無果，醉倒的人理所當然不會回答他。

算了，好人做到底吧，淺霧幻心想。於是他帶著醉成爛泥的石神博士，決定到酒吧樓上的房間休息。

「各位抱歉，我遇到了朋友。」淺霧幻安置好石神千空坐在吧台等他之後，便回到座位告知同行的工作夥伴，「而且看起來……不是很舒服，我就先帶他上樓了，你們慢慢玩。」他禮貌性的微笑離開，卻被攔了下來。

「怎麼能什麼都沒玩就離開！」顯然是喝高了，臉頰紅通通的編導對著他說，明顯是在發酒瘋耍權威，真難看，淺霧幻腹誹著。他聽著編導因為酒醉而扯大了嗓門，有些模模糊糊的說著，「……你要回答有沒有對象……還得喝完三杯才能離開！」

「哎呀，這不是欺負人嗎？」厭惡隱私被過問的淺霧幻非常不悅，但這時候發火不僅會落的一個「玩不起」的名號，隔天他肯定也會被經紀公司唸一遍。於是他微笑拿起桌上的玻璃杯，雖然抱怨卻還是毫不猶豫的連續喝了三杯算烈的洋酒。

「對象嗎……」他看著還在吧台不醒人事的石神千空，心裡有了最優解，「很快就有了吧。」丟下這麼個震撼彈，淺霧幻彷彿從來沒喝過酒那樣從容微笑，然後離開。

當然得這樣，早知道一定會被灌酒，這裡可是先吃了事前解酒藥呢。淺霧幻心想，跟櫃檯拿了鑰匙，便把石神千空帶上了樓。

扛著個爛醉的成年人，淺霧幻氣喘吁吁的把石神千空扔在床上，看著對方睡得像個死人的樣子，心裡不悅的感覺在發酵。

哇嚟我累的要死，你倒是睡得很舒服啊。他腹誹著，且堅信著今晚的自己肯定是腦子打結，才會做出這種多管閒事的舉動。

算了，就這樣吧。如果現在下樓肯定又很難脫身了，剛好櫃檯給自己的是兩張單人床的房型，乾脆就在這裡睡一晚好了。在幫對方蓋好被子後，淺霧幻沒在理他。他沖了澡換了睡袍，便開開心心的倒在飯店柔軟的彈簧床上，一夜好眠。

頭痛欲裂，這是石神千空醒來的第一個想法。

大量酒精導致身體脫水所產生的不適感十分濃烈，他轉頭看了看四周，發現這裡不是實驗室，也不是自己家。昨晚實驗大成功後，為了慶祝他們來到酒吧狂歡，自己被克羅姆那個小子灌了很多酒，後來自己去了洗手間……再後來呢？所以這是哪裡？

記憶明顯出現斷層，為了釐清昨晚發生了什麼，石神千空將雙指併攏至於額前，思考著昨天的一切，然後被一聲清亮的男音打斷。

「科學家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冥思嗎？」淺霧幻手捧著飯店內的馬克杯，向石神千空走了過來，「早安啊，小千空。」

「……你哪位？」什麼輕浮的稱呼？石神千空心想，他看著眼前髮型怪異的男人，赤紅色的眼睛透著顯而易見的警戒與疏離。

「……有點失禮喔？」淺霧幻抽了抽眉，下一瞬間便很好的控制著自己的表情，臉上露出了從容的微笑，「頭很痛吧？喝點水，你昨天醉倒在酒吧的洗手間門口，真是嚇到我了呢。」

他接過淺霧幻的水喝了一口，隨後在自己的腦海中搜尋了一遍，這個人是……「淺霧幻？垃圾心理書？」

不認識他就算了，說他的書是垃圾也太過分了！淺霧幻內心在爆炸，表面仍風平浪靜，「你怎麼會來酒吧這種地方？不符合科學純情少年的人設啊。」

「第一，我已經不是少年了。第二、這個人設到底是怎麼回事？」石神千空回答，「昨天實驗室的同僚來慶祝，我就醉了。」

「幸好你昨天遇到我，不然今天就會有石神博士的緋聞了。」淺霧幻坐在另一張床上面對著石神千空，跟他說明了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這種事常發生嗎？」

「不常，因為我幾乎都泡在實驗室。」

啊，超無趣的人，淺霧幻心想。石神千空將水杯放在床頭櫃，下意識的跟這個剛見面的男人抱怨起來，「不過被偷拍也挺煩的，我又不是偶像明星，挖我八卦幹嘛，莫名其妙……那我先離開了，房間的錢等我回實驗室拿再給你。」

「等等，我救了你，你不該想想怎麼報答我嗎？」淺霧幻說，儼然一副要跟對方邀功請賞的樣子，「經過這樣的事，我們算生死之交吧？」

「你對生死之交的定義挺奇怪的，不過說來聽聽吧。」石神千空問道，他討厭爾虞我詐的周旋，做事向來講求效率的他直搗問題中心，「你想要什麼？錢？特殊用藥？還是什麼實驗內容？」

聞言，淺霧幻露出勝利者的微笑，他翹起腳，游刃有餘，「心靈魔術師可不會這麼快就亮出底牌呢。」

「不說我要走了。」說完，他真就拿起自己放在床頭的手機與鑰匙準備離開。

「欸，等等。」這人怎麼不照劇本！淺霧幻的內心十分崩潰，他思考了半晌，悠悠的開出自己的條件，「既然照片都被拍到了，我們乾脆結婚吧。」

「蛤？」

「你想想。」淺霧幻仔細的分析自己的想法，「昨天我們兩個大概都被拍到照片了，與其害怕哪天傳出緋聞，不如直接假戲真做，這樣一來什麼把柄也沒了。」說完，他將手撐在床榻上，身體微微往後仰。

「當然，只是形式上。」他有條不紊的舉起手，豎起手指一項項的道：「第一，我不會管你要幹嘛、跟誰在一起——但你還是要好自為之啦。二，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喜歡的人，我也會二話不說離開。」說完，淺霧幻揚起嘴角，如同勝利者的微笑，「如何？利害一致嗎？」

「你們演藝圈都這樣玩？」聽完那一串理論，石神千空語調些微上揚，難掩興致，「不錯的想法啊，100億%合理。」

三言兩語，如同市場買菜的討價還價，輕易地將兩人今後的生活綁在一起。當天下午，兩人就到戶政事務所辦理了結婚登記。沒有婚禮、沒有祝福，甚至沒有感情基礎，因為不需要。兩人僅僅帶著樣式樸素的銀戒，他們需要的是那層契約關係，是那場目的性十足的記者會，是為了不再被騷擾的未來。

(二)

「辛苦了！」

當石神千空又完成一場實驗，裡頭協助的研究生此起彼落向他道謝，他摘下臉上的護目鏡，然後在隨身的文件夾寫下今天的實驗進度，準備下班回家。

「不好了！」石神千空最親近的研究生之一——克羅姆通過自動感應門衝了進來，一臉驚魂未定，「淺……淺霧幻那個超級大明星在實驗室外面！」

石神千空喔了聲，沒有作出更多反應。克羅姆便繼續大叫，「超不妙的，他說他要來接他的伴侶下班，誰是他的伴侶，幫我拿張簽名照啊！」

「呃……那個……」其中一名研究生弱弱開口，「克羅姆前輩不看新聞的嗎？」

「我整天被工作狂千空關在實驗室，哪有時間看新聞？」克羅姆哀怨的嘆氣，天知道為了這次研究，他已經幾天沒有回家了。眼看石神千空脫下白大褂，換上棕色的毛呢大衣，疑惑的問道：「你要去哪？」

「回家，幫你拿簽名照。」他說，然後拿起工作證睇了一下，頭也不回的走出實驗室。

「蛤……？」等到門完全關上，克羅姆這才反應過來，「他就是淺霧幻的伴侶！」

實驗室門口，淺霧幻側身靠著黑色的重型機車。他頭戴全罩安全帽，一雙狹長的眼睛從面罩裡透了出來，把玩著手機。今天的他身穿黑色皮衣，披上一身橘紅晚霞，看起來特別帥氣。

「好久不見啦，小千空。」他向來者揮手打招呼，然後拿了另一頂安全帽給對方，手在自己的頭頂比劃了下，「你的頭髮這麼高，有辦法戴嗎？」

「頭髮是軟的，壓得進去。」石神千空接過安全帽，左右看了看，「怎麼突然來接我？你怎麼知道我今天實驗結束？」

「第一個問題太見外了，我們不是夫妻嗎？接一下辛苦的伴侶沒什麼吧。」淺霧幻一如既往的油腔滑調，然後伸出兩隻手指，「第二個問題，只是湊巧啦，上來吧，我帶你去吃飯。」

石神千空不太相信淺霧幻的話，他戴上安全帽，毫不客氣的跨上重機後座，垂落的雙手此刻卻有些無所適從。

「抱著我就可以啦，小千空害羞嗎？」淺霧幻拉起石神千空的手圈在自己腰上，說了聲出發後便催動油門，一路向前。即是沒有完全貼在淺霧幻身上，石神千空卻還是能明顯感受到他纖瘦的體態。

「……用力抱著的話會斷嗎？」他疑惑的呢喃著。

「不好意思，你說什麼？」兩人騎在沒有人的郊區，耳邊呼嘯的風聲大到淺霧幻根本聽不見對方說什麼，「吃拉麵好嗎——」

「好——」

於是他們來到唐人街的日式拉麵店，這裡的廚師是真正的日本人，做出來的拉麵非常接近日本當地的味道。對外出工作的人來說，即使不能馬上回家，吃上一碗濃郁且熱騰騰的拉麵，也算是緩解思鄉之愁吧。

「請慢用。」服務員端上兩碗拉麵，抬頭時無意間瞥到淺霧幻那頭過於標誌性的髮型，忍不住驚呼，「你是……！」

「噓——」淺霧幻朝年輕的女孩眨眨眼，「謝謝妳的支持，這是最高機密喔。」

女孩羞紅了臉便點頭微笑，然後又裝作沒事般回到後台幫忙。石神千空掰開免洗餐具，語氣揶揄的說道，「哪裡都有你的粉絲，真不愧是大明星。」

「小千空在嫉妒嗎？」淺霧幻一如既往的笑得諂媚，他也掰開免洗餐具，像安撫小孩子那樣對著石神千空說：「放心，我永遠都是你的。」

「你今天不用工作嗎？」面對淺霧幻的油嘴滑舌，石神千空顯然已經免疫了，他選擇性的忽略他的花言巧語，開啟了另一個話題。

「今天的演出在三小時前就結束嘍。」淺霧幻眨眨眼，「話說我有件事想跟小千空討論一下。」

「說。」

「最近很流行公眾人物的日常生活vlog，經紀公司那邊希望我能紀錄自己的居家生活。」他一邊吃麵一邊說著，然後看見石神千空夾著拉麵的手一頓，「如果不方便，我能跟公司回絕，就是問一下你的意見……」

「可以，我也見過莉莉安拍攝這種影片。」石神千空答，「剛好我的實驗也到一個階段，有一週的假期，你隨便安排吧，我配合。」

「咦？真的嗎？」淺霧幻挺意外他答應的如此乾脆，雖然他們結婚已經一個月了，但在這一個月內他們見面的次數屈指可數。並不是什麼夜不歸宿的理由——雖然淺霧幻也從來不管對方的行蹤——純粹是工作與休息時間的重疊讓他們難以見面，他以為石神千空會因為麻煩而拒絕，「你該不會真的愛上我了吧？」

這話說得淺霧幻自己想笑，石神千空也笑了起來，「這點忙沒有什麼，不過如果讓你誤會的話就算了，省得我麻煩。」

「欸——小千空這樣會毀了我的演藝生涯的——」淺霧幻又恢復平常那個賴皮的樣子與石神千空嚷嚷著，盡力忽視著心裡翻湧的異樣情感。

即便不用前往實驗室，石神千空的生理時鐘卻沒有這麼快調適過來。他一如往常的早上七點起床，睜眼的瞬間被一張過於靠近的臉龐嚇得不輕。

喔對，他們同床了，為了記錄生活。

昨晚他和淺霧幻達成共識，畢竟要是被發現他們結婚還分房睡，這場形式上的婚姻便沒有任何意義了。本來想直接起床洗漱，他卻突然想起角落有記錄生活的攝影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的石神千空想了想，於是決定躺在床上，等對方先起床。

「早安啊。」淺霧幻起床了，他皺眉睜開細長的眼眸，聲音還沒完全醒來，「今天不用工作，可以玩一整天喔。」

說什麼沒有工作，不是正扮演著恩愛夫妻的樣子嗎？

「早。」石神千空說，「那就先起來洗漱吃早餐吧，等等要做什麼再說。」於是他們掀開棉被從床鋪爬起，踩著步伐走到洗手間開始嶄新的一天。

淺霧幻先他一步完成洗漱，當石神千空走出洗手間時，淺霧幻已經準備好早餐了。酥脆的吐司與煎得金黃的荷包蛋看起來格外美味，但他似乎覺得配色不夠，打開冰箱彎著身子尋找其他配料，「小千空想加火腿嗎？」

「蛋最好別加火腿，會致癌。」科學家淡淡的補充著，「我這樣吃就可以了。」

「欸……真的嗎？」原本要拿出火腿的淺霧幻愣了下，最後他把火腿放回冰箱，拿出冰得沁涼的可樂，他坐在石神千空對面，雙手合十，「那我要開動了。」

「這裡又不是日本。」石神千空好笑的看著他，伸手拿走他面前的可樂，將自己的牛奶推給對方，「胃不好就不要常喝碳酸飲料，喝牛奶吧。」

看著被替換的飲品，淺霧幻愣了幾秒，「小千空怎麼知道我胃不好呢？」

「啊？我是你的伴侶，知道這件事很正常吧。」石神千空咬下吐司，低頭看著手機裡來自實驗室的訊息。他曾經看過淺霧幻的包裡有藥，基於關心他拿了一顆到實驗室化驗，發現是消炎胃藥。

不知道這件事的淺霧幻聞言隨即抬頭，看著石神千空叨著吐司滑手機的樣子，他聽見自己的心臟撲通撲通的跳，耳廓也莫名的發燙，如果是無心一句話，那殺傷力可真大呢，「……這樣啊，小千空真細心呢。」

他們聊著一些瑣碎的工作日常，在這麼一搭一唱中結束了早餐時間，互動的過程還算順利，並不過於生疏卻仍然保有餘裕。用完餐的兩人一起收拾著餐桌，石神千空清洗著玻璃杯，淺霧幻則是擦拭餐桌上的殘渣，動作流暢。

又是那陣預設的手機鈴聲，淺霧幻看向正在接電話的石神千空，他眉頭一皺說了些什麼淺霧幻沒聽清，直到他掛上電話走出廚房，視線撞上淺霧幻理解的眼神。

「去吧。」淺霧幻微笑，「實驗室又有問題了對嗎？」

石神千空點了頭，他匆匆拿起玄關上的車鑰匙準備出門。即將踏出家門的他頓了頓，想起家裡還在拍攝的攝影機，總覺得把淺霧幻一個人放在家不太好。

「一起去吧，這樣就不用錄影了。」他說。

「欸？」毫無頭緒的邀約讓淺霧幻一時反應不過來，隨後他點了頭，「也好，我先去關攝影機。」

這是他們婚後第一次同時出門，對兩人來說都是一種新奇的體驗。他們雙雙上車，扣上安全帶後，駕駛座的那人說道：「你有想去哪嗎？我載你過去。」

「小千空不是要帶我去實驗室嗎？」

「只是想說你一個在家也無聊，這樣的vlog也不會有人想看吧。」石神千空回應著，「而且實驗室挺危險，藥水味也挺重。」

「那倒未必，我可是知名的魔術師呢，不覺得魔術師的日常很讓人好奇嗎？」淺霧幻笑出聲，「沒關係的，我也很好奇我的『另一半』平常在做些什麼。」

石神千空翹起嘴角，右手拉動排檔，「那就一起去吧。」

「嗯。」

於是兩人驅車前往郊外的實驗室，從外觀看起來是一棟灰色系的獨棟大廈，與外觀不同的是裡頭的裝潢幾乎都是白色。淺霧幻跟在石神千空的後面，穿過一道道需要身分確認才能進入的門。他們一同換上與此地點相符的白大褂，最後踏入實驗室。

「不好意思……難得的假日還讓教授來一趟……」帶著厚重眼鏡的少年彎著腰說道，語氣包含滿滿的歉意，「但是實驗結果出現了變數，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不是你的錯，我去看看。」石神千空說完，像風一樣的往加熱器的方向走去。淺霧幻跟了上去，他不懂那些化學物質，不過看起來好像很嚴重。

「千空你來了！」克羅姆跑了過來，「我按照你給的步驟進行了，結果析出了還無法確定的物質，該……」說著說著，他的聲音越來越小，目光從石神千空的身上向後移，這才發現千空的後面還跟著一個人。

「淺霧幻！那個大明星耶！」

隨著克羅姆的大嗓門，實驗室的其他作業員紛紛投來目光，所有人都想一窺那個只會出現在電視上的大明星。淺霧幻倒也不害羞，他朝所有人揮揮手，自我介紹，「嗨嗨，我是淺霧幻，今天跟著你們的石神博士來參觀實驗室，請多指教。」

他半舉雙手揮著，臉上的表情看起來親和力十足。此時的他身穿白色的長袍，更顯得他身材纖瘦。明明與他人的制服無異，淺霧幻穿起來就是無端的賞心悅目。

「我說你啊……這裡可不是你的簽書會。」石神千空無奈的搖搖頭。

「看到熱情的粉絲，當然要好好回應啊。」淺霧幻聳肩，這是他一直以來的工作。

「那個……」其中一位研究生走向他，深吸了一口氣便遞出自己的手機，「可以請你跟我拍張照嗎！」

「這……」淺霧幻佩服著對方的勇氣，但沒經過經紀公司的允許不能在外拍照，這是他們的合約內容，「那個……」

石神千空看著淺霧幻支支吾吾的樣子，猜想或許是有什麼理由不能拍照吧，於是他將手機推了回去，露出得意的笑容，「不行，我會吃醋。」

他是在幫我解圍嗎？意會過來的淺霧幻隨即接話，「既然小千空都這麼說了，抱歉呢。」他雙手合掌，面露遺憾。

女孩露出遺憾的表情，卻仍舊禮貌的為自己的魯莽低頭道歉，隨後便回到工作崗位上繼續研究。

「其他人也快點回去工作，你跟我來。」石神千空朝淺霧幻勾勾手，將他帶領到自己平常工作的地方，「別太張揚了，他們待在實驗室悶壞了，一有什麼風吹草動都特別熱情。」

「小千空也是這樣嗎？」淺霧幻看著桌上的瓶瓶罐罐，裡頭的液體流淌著各種鮮豔的顏色，「對我熱情一點也不賴。」

「別想了，」石神千空晃晃錐形瓶中的化學藥劑，嘴角微微上揚，「反正你都來了，幫我打下手吧。」

「免費勞工嗎？」淺霧幻笑著說，「好吧，看在你剛才幫我解圍的份上，儘管使喚我吧。」

於是石神千空毫不客氣的指揮著淺霧幻，那雙平常翻弄撲克牌的手拿起試管也一樣合適，他們默契十足的完成了一場實驗。

「把你左手邊的溶液倒進去。」

「這個嗎？」淺霧幻拿起試管，倒進了在酒精燈上加溫的溶液裡。

「等……」話還沒說完，石神千空本能的把淺霧幻拉開，但始終比不上化學反應的速度，燒杯裡的物質因劇烈變化，碰的一聲把整個錐形瓶炸了開來，所幸石神千空反應快，他轉身把淺霧幻拉進懷裡，那些四散的碎片才不至於傷人。

「沒事吧？」他單手捏著淺霧幻的雙頰左看右看，然後又執起對方的雙手仔細觀察，直到確定沒有任何傷口才放開對方，「抱歉，應該跟你說清楚，溶液要慢慢倒的。」

「沒關係，我沒怎樣。」淺霧幻無所謂的聳肩，他退了一步，轉頭看向桌上的狼藉，眼角餘光瞥見石神千空的臉頰有一道淺淺的紅痕，細細的血絲向下蜿蜒，「小千空受傷了。」

「沒差，等等再塗藥就好，我先收拾桌面。」

看著石神千空收拾的背影，淺霧幻突然想起了什麼，他翻找自己的口袋，時常被撲克牌割傷的他養成了隨身攜帶ok繃的習慣。他拿出一片，熟練的撕開膠布，將它牢牢的貼在石神千空的臉上，「這樣就沒問題了，我也來幫忙收拾吧。」

在淺霧幻碰觸到碎玻璃前，石神千空眼明手快的攔住他的手腕，然後半舉遠離桌面。他轉頭看向對方，緊皺眉頭，「不要，等等被玻璃刺到就麻煩了……」

石神千空的聲音越來越小，他忽然意識到兩人過近的距離，近得能清楚看見淺霧幻不知所措的眼神，與微微發紅的臉頰。或許是因為距離太近而緊張，又可能是被爆炸嚇到的心情尚未平復——

但為何自己的心也隨著鼓譟如雷？

「啊，我知道了。」清亮的聲音結束了這尷尬的場面，淺霧幻抽回自己的手，然後又恢復成平常的笑容，「那我先去一下洗手間。」

行走間的涼風令臉頰燥熱更加明顯，淺霧幻快步離開實驗室。他轉開洗手間的水龍頭，嘩啦啦的流水聲讓他的心情平復了點。他抬頭看向鏡中的自己，最終敗北似的以雙手虛掩著臉。

又不是什麼情竇初開的小毛頭，這種感覺他很了解，他知道自己——

大概是喜歡上石神千空了。

(三)

Vlog毫不意外的非常成功。

從實驗室回來的那幾天，石神千空十分配合的陪他扮演著完美伴侶的戲碼。他們會一起吃飯、聊天、看看串流平台的影集，然後一起玩電動。他們偶爾會擁抱，然後親吻臉頰，基本上滿足了所有想看他們日常生活的粉絲群。當然，也不少人因為這則影片開始關注起「石神千空」這個人。

「小千空你看！」淺霧幻拿著手機，小小的方格子裡都是對他們的評語，「有人覺得你長得很帥，還要你自己辦一個社交帳號呢。」

「我可沒那個時間。」石神千空一如既往的無趣，他坐在淺霧幻的旁邊，手裡拿著遙控器切換頻道，「倒不如去追蹤實驗室的粉絲專頁比較好，最好再捐點錢讓我們資金多一點。」

「好哇，我幫你宣傳。」淺霧幻笑了笑，然後持續把玩著手機，「哎，明天又要到電視台錄直播節目了，好想退休啊。」

「你也才二十出頭，想退休也太早了吧。」石神千空好笑的搖頭，本來還想說些什麼，置於桌面的手機震動著，原本以為是實驗室的同仁，定睛一看才發現是他的父親——石神百夜來的電話，「喂？」

「嗨，千空，你想老爹我了吧？」

「不對，100億%沒有。」

「別太過分了。」被一口回絕的百夜像被抽乾了血，如果他的頭上有血條，肯定會顯示扣999，「過不久就是平安夜了，要不要一起吃個飯啊？可以邀請小幻一起來啊。」身為人父，自己的兒子結婚這種事他一定是知道的，由於石神千空的隱瞞，所以石神百夜一直認為兩人是真心相愛的。

「可以，我再問問他，有了準確的時間地點再發訊息給我。」石神千空說，「你自己也多穿點衣服，天氣越來越冷了。」

「你在關心我嗎？天啊，兒子長大……」
話還沒說完，石神千空便掛斷了電話，滿室吵雜聲恢復了安靜。在一旁見證這一切的淺霧幻笑了出聲，他被這對父子逗得非常開心，「你就這麼掛斷你爸的電話？真無情吶。」

「他該習慣了。」石神千空說，然後看著手機裡的行事曆，「他說平安夜要一起吃飯，你要去嗎？」

「不用了。」淺霧幻搖搖頭，向石神千空展示著自己的行事曆，「我那天有工作，大概要到半夜一點多才能回來了。」

「挺血汗的，我們實驗室都放假了。」石神千空說，他將雙手交疊在後腦勺，任憑自己的身體陷進沙發，「雖然我是很想繼續工作，但其他人有家庭，還是要陪陪家人的。」

語畢，石神千空這才想起，他從沒聽淺霧幻提起過家人。石神千空的家人沒什麼好提，他的父親是在國際太空站工作的太空人，而父親的女友是國際歌手莉莉安，即便三人沒有一點血緣關係，但相處的還算融洽。這些淺霧幻是知道的，畢竟維基百科上寫得一清二楚。

但他從沒聽淺霧幻提起他的家人或者任何與家人的相處情形，甚至家庭成員有哪些人都不知道。於是石神千空隨口問了句，「你呢？不跟家人過節嗎？」

淺霧幻看著手機，語氣輕鬆的道，「小千空不就是我的家人嗎？」

「具血緣關係的那種。」

「喔，這樣啊。」淺霧幻的語調降了下來，他放下手機看向窗外，眼裡的情緒不明，「我的父母不太支持我的工作，我們常常爭吵，來到美國後就幾乎沒聯絡了。」

石神千空沒有答話，他只是轉頭看向對方，靜靜的聽著。

「一開始當然有點寂寞……」他的語速偏慢，然後深吸一口氣回頭看向石神千空，又是那張遇事從容的完美笑容，「不過沒關係，我現在已經有其他人肯定我了，所以沒聯絡也沒關係了。」

「你在說謊。」石神千空一針見血，他從仰躺的姿勢回到正坐等樣子，像是在分析數據一樣條列著他的證據，「你的聲量突然提高，語氣卻飄忽不定，還有……」

「夠了。」淺霧幻打斷他的話，臉上的表情是少見的生氣——這是石神千空第一次見到他這種模樣，像是那張完美的面具出現了裂痕。淺霧幻皺著眉頭，眼神裡有難以隱藏的脆弱與心虛，泛紅的眼眶顯示他的情緒非常激動。石神千空被突如其來的呵斥嚇到，他愣了一下，沒有說話。

意識到自己的失態，淺霧幻抹了把臉，他將破碎的面具再次補得嚴實，恢復成平常嘻皮笑臉的模樣，「我才是心靈魔術師呢，小千空。」

悠揚的西洋音樂聲不合時宜的響起，淺霧幻低頭看了下，隨後起身走到房裡洽談工作的事宜。當石神千空回過神來，客廳只剩下電視機裡的對話聲與自己的無限放大的失落感。

「什麼跟什麼啊……」

今天是實驗室本年度的最後一個工作天，所有研究員都趕著在截止時間前上傳自己的研究成果與來年的研究項目，故今天沒有任何實驗進行，大家都在自己的辦公室裡處理文書方面的資料。

石神千空也不例外，身為負責人的他也鍵入著研究成果，好在來年能繼續獲得七海財閥的資金支持——本來應該是這樣的。但此刻的他卻一個字都看不進去，一個鍵都敲不出來，無數的英文字母在螢幕前飛舞，擾人心緒。

自從那天的小爭執結束後，石神千空就很少看見淺霧幻，他們的工作時間隨著年假將至而拉長，每個人都必須趕在放假前完成工作的收尾。石神千空靠在桌上，手撐著頭，另一手的指尖點著桌面，看起來十分煩躁。

他向來自詡為冷血動物，遇到任何問題、任何煩惱都能透過推理統整，然後理性處理。但這不代表他沒有感情——他有親愛的家人，兩個十分要好的青梅竹馬，有目標一致的同事，還有十分照顧的後輩。對他來說，感情應該是生活的調味劑、是附屬品，而不是必需品。

但淺霧幻不太一樣。這麼說吧，圍繞在石神千空身邊的人都是些直腸子，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但淺霧幻不太一樣——他善於偽裝、掩飾，好讓自己在任何場所都保持完美，說話從不切入正題，總是喜歡彎彎繞繞，像是帶了一張面具，與所有人都友好，卻不與任何人深交。這樣的一個人莫名的闖入自己的世界，為他的生活帶來各種第一次，或許在他的潛意識裡，淺霧幻是特別的。

石神千空嘆了口氣，既然靜不下心，那就稍微休息一下吧，他想。於是他拿出手機隨意翻看，在廣告的地方看見了關於淺霧幻的那場魔術秀宣傳。螢幕裡的他露出邪氣的笑容，他的雙手在畫面的對角，撲克牌在他之前四散開來，看起來就像他使撲克牌漂浮在空中一樣，暗紫色的背景與適時的光線點綴，很完美的一張照片。

石神千空這才想起他名義上的伴侶，那個時常在他面前嘖嘖喳喳討價還價的人是個國際巨星，是個力求完美的表演者。他的思緒恍惚間又飄回那個下午，淺霧幻紅著眼眶泫然欲泣，語氣激動的要他住口，下一秒卻又整理好心情露出笑容。就連在家這麼自在、隱私的空間裡，淺霧幻仍然在演戲——扮演著一個完美的伴侶。

不知為何，石神千空覺得有些心疼。眼前的人像是玻璃那樣易碎，彷彿輕輕一碰，他的所有偽裝都會瓦解。

我是怎麼想的？石神千空問自己，看著他開心的樣子，石神千空會不自覺的微笑，聽他莫名其妙的歪理，雖然傻眼卻會覺得有趣，陷入危險時第一個想法也是保護他，看著他生氣難過的樣子會感到不知所措——

他併攏雙指置於面前，緊閉雙眼，仔細的分析他對淺霧幻的感覺，一切似乎都撥雲見物，他快要觸碰到答案了。思緒陡然被打斷，他看著震動而亮起的手機螢幕，是百夜。

一接起電話，百夜充滿活力的聲音在耳邊響起。無論何時，他總是神采奕奕，「喂？平安夜約晚上六點，有收到訊息吧？」

「不是會顯示已讀嗎？我有看到啦。」石神千空挖了挖耳朵，不能理解這老人家為什麼不相信科技，然後他開口詢問，「我問你哦。」

「嗯？」

「我有一個朋友，」石神千空頓了頓，將剛才的分析結果告訴百夜，「他說他最近看到某個人，就會覺得非常放鬆，然後他的情緒也會隨著對方起伏，是怎麼回事？」

「騙人，你朋友哪會找你諮詢感情？」石神百夜無情的吐槽，想了想便答道，「嗯……你朋友沒有意識到自己喜歡對方嗎？」

還來不及回答，石神千空便聽到電話的另一方傳來一陣吵雜，石神百夜朝對方吆喝了聲，接著說工作出了一點問題後，便掛上電話。

電話那頭傳來嘟嘟聲，石神千空看著被掛斷的電話，然後摀熄螢幕。

所以……我是怎麼想的呢？

時間很快的到了平安夜當晚，換好外出服準備工作的淺霧幻在踏出家門之前，忽然接到了來自經紀人的電話，說是節目組那邊出了一點狀況，所以決定將錄影延至新年假期結束。

「這樣啊。」淺霧幻的語氣難掩失落，「辛苦了，你也快去休息吧，聖誕節快樂。」

掛斷電話後，脫下的大衣與圍巾散落一地，他奮力往沙發撲過去，雙腳不斷地踢著沙發。他的表情哪還有一點難過，根本是開心壞了——這等於他的假期提早開始了啊！

一陣狂喜過後，淺霧幻收拾著剛才丟棄的禦寒衣物，接著慢步走向廚房，從冰箱拿出一些食物跟罐裝啤酒，隨後便一屁股坐在柔軟的沙發上，享受著只屬於他一個人的聖誕節。

幾杯黃湯下肚，酒量本就不好的淺霧幻有點微醺，腦子像朦了一層霧，有些暈乎乎的。

小千空在做什麼呢？

他沒來由的想起石神千空。他應該正在家庭餐廳裡，跟家人們歡度佳節吧。自從意識到自己喜歡對方，他總會經常想起那個帥氣且細心的科學家。距離他們上次見面已經是兩週前的事了，石神千空的實驗室趕著結算成果，所以他住在實驗室裡沒有回家，淺霧幻也因為工作忙碌，很久沒有好好在家休息了。

有點想小千空了啊。

彷彿是心有電感應一般，在下一個瞬間，他聽見玄關傳來的開門聲。淺霧幻探究的眨了眨眼睛，隨後便看見了那頭標誌性的蔥綠長髮。

淺霧幻很開心，卻還是故作鎮定的詢問著，「怎麼回來了？不是在吃飯嗎？」

「不想被兩個老人家秀恩愛，我就先離開了。」這是實話，石神千空完全不想看到百夜跟莉莉安在他面前放閃，那兩個傢伙幼稚又無聊，不過見到他們健康快樂，也挺好，「你呢？不是有工作嗎？」

「啊，臨時取消了。」淺霧幻答，他看了看桌上的東西，不好意思的道：「沒準備你的晚餐，不好意思啊。」

「沒關係，我吃飽了。」石神千空說，他將褪下的外褈掛在衣帽架上，然後自然而然的坐在淺霧幻的身邊，「怎麼不跟朋友去吃飯，我沒回來你不就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嗎？」

淺霧幻無奈的聳肩，「習慣一個人了，而且公眾人物去哪都不太方便。」

「不用習慣這種事吧。」石神千空說，語氣有些無奈，他開了一瓶桌上的啤酒，「我陪你喝。」

「噢，好啊。」淺霧幻拿起鐵鋁罐，「Cheers。」

石神千空也拿起鐵鋁罐與他碰杯，兩人同時仰頭喝了一大口。他們一邊瞎聊著這兩週發生的瑣事，渴了就喝幾口酒，如此來回幾次，兩個人都有些醉了。

「……所以他就跟喜歡的女孩說要成為偉大的科學家嗎？」淺霧幻捧腹大笑，酒精的作用顯然讓他放鬆了不少，「你的學生在感情方面不太開竅啊。」

「我同意。」石神千空說，毫不掩飾自己對克羅姆感到悲觀的戀愛天賦，「不過在實驗的時候，總是能靈光一現想到最佳解法，還是有點用處的。」

「他得多看點電視劇補充戀愛常識了。」淺霧幻無奈的聳肩。

結束這個話題，兩人回到沈默。

「那天的事對不起啊。」石神千空沒頭沒腦的說，「我沒考慮到你的感受。」

「啊？」淺霧幻愣了下，然後意會過來石神千空說的是哪天，「喔，沒事，我不在意。」

「或許你說的是對的，我在說謊。」他笑著說，「我可能還是有點期待家人的認同吧，但說這些也沒用了，他們不會改變想法，我也不會，或許我們的想法只會是沒有交集的平行線。」

石神千空看著他，淺霧幻的聲音很低很低，低低的走入他的心裡，使得自己的情緒有些複雜。他靜靜的看著對方，想大力的擁抱他，給他力量——不過理性克制著他的所想，於是他只是靜靜的看著淺霧幻，靜靜的凝視著他。

「別用那種眼神看我，畢竟我也沒有慘到流落街頭，只是在需要支持的時候沒那麼幸運而已，小千空。」

「別哭。」石神千空伸手，以指腹擦去他臉頰上的淚水。

聞言，淺霧幻才發現自己的臉上滿是淚痕，他的臉上貼著石神千空炙熱的手掌，有些欲罷不能。於是他的手也覆了上去，用臉蹭了蹭那雙帶著繭的溫熱手掌，破涕為笑，「我沒事。」

氣氛突然有些曖昧，石神千空的手順著撫上淺霧幻的後腦勺，他的頭髮很柔軟卻很有特色，像他本人一樣。

淺霧幻沒有抗拒，他的身體向前傾，節骨分明的指頭捧起石神千空的臉，閉上雙眼，貼上石神千空柔軟的唇。沒有讓對方逃脫的機會，石神千空的手攬住淺霧幻的腰，使對方能貼近自己，以舌尖描摹著對方的唇型，笨拙且緩慢的方式訴說著自己的情意。

相較於對方，淺霧幻則熱情許多。他張開好看的唇讓石神千空支配著他，同時也向後者不斷索取。雖然他們的相識是一場意外，此刻的感情卻毋庸置疑。他們吻著，月光落了滿室，淺霧幻勾著石神千空的頸項往後躺去，後者亦棲身而上，似乎不打算放開對方。直到淺霧幻似撒嬌般的推搡著他，石神千空才戀戀不捨的離開那雙令他沉醉的唇瓣。他的手撐在淺霧幻的耳旁，臉上還有著剛才吻過的紅潮。

淺霧幻笑臉盈盈，他將石神千空的瀏海塞到耳後，銀鈴般的悅耳嗓音響起，「你這樣真的會讓我動心喔，小千空。」

「那就這樣吧。」石神千空低笑了聲，赤紅色的眼瞳也盛滿笑意，「從今以後只為我一個人心跳吧。」

-Fin.